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494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上

尚書

堯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乎且春曰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曰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至於夏獨以氣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爾非真也春云宅嵎夷秋云宅西推秋之西而知嵎夷爲東也夏云宅南冬云宅朔方推夏之南而知朔方爲北也此蓋堯舜時四境所至四岳所統也故舉以言爾



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還之王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輯五瑞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曆數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如者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卒乃復者巡守事畢王乃還都也

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修朝覲之禮至於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

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爲也且夔於爾時始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作𡵓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爲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案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橐籥然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工致治之道耳九

丘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
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
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與
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
耳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隸古定書不知
丘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丘案職
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
刪述而云除九丘乎又今職方氏所掌但其地名
山川大較豈與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比乎此云九
共當爲九丘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
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則禹貢所

言質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言此書一
不見有虞丘之明德也

大禹 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崇 曰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 言帝賞罰之審且速也故能爲天下君
皋陶 言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此說性善
也行有九德者言人之性固有九德也寬柔愿亂
擾直簡剛彊是也亦言其人有德者言性雖有德
猶待其人之有德乃成德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
義是也愿而恭恭與愿一物爾愿者益恭非德性
相濟者也恭當作茶字誤也茶者舒也愿慤過者

患在不茶故以茶濟愿也簡而廉簡者簡易也簡
易之人失在無廉隅故濟以廉所謂居敬也彰厥
有常吉哉吉猶士也所謂吉士也於九德之中能
一德有常則可謂士矣三德可以爲卿大夫六德
可以爲諸侯九德成事可以王天下然則有常所
謂有恒三德所謂善人六德所謂君子九德所謂
聖人惟聖人爲能王天下君子可以爲諸侯善人
可以爲卿大夫有恒者可以爲士以孔子之徒論
之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此王天下之任聖人之德也又曰雍也可使南
面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君一國之任君子之

德也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求
入於室此卿大夫之任善人之德也又曰不得中
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
此吉士之任也有恒之德也物之性未有能兼剛
柔者也謂聖人備九德然則聖人之性剛且柔乎
曰聖人神矣其性無所不備無所不備者或不可
得而聞矣不可得而聞則所聞者常聞其接於事
爲之迹爾臯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九
德之二也極此言之意故當曰事親以柔行己以
愿臨事以亂任賢以擾秉德以直斷謀以剛敷政
以彊此所謂大備之人也

益稷曰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也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乎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笙鏞以間鳥獸蹠蹠何謂也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也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

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蹠蹠然也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曰聖王功成而作樂樂行而物遂則此言四海之內血氣之類莫不逸豫而自得也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亦宜舞也故謂之率舞也擊石拊石何也曰凡樂厚聲石此言所擊者與所拊者皆厚以和皆泊以恬則能以感人者也

禹貢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櫛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繡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予謂三篚皆三夷之貢也故序於三夷下織讀如士不衣織

梁貝爲織島夷所服蓋如厚繒貝者木名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凡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適三千里
矣要荒則在九州之外三百里夷者稍以夷禮通
之若春秋杞鄆葛莒也三百里蠻者亦言雜以蠻
俗待之若春秋楚越也二百里蔡者蔡讀如蔡蔡
叔之蔡二百里流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則蔡
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
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然則其一在綏服
九州之內也凡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
稱夷遠者稱蠻也

嗣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言火炎則玉石俱焚吏逸則善
惡并誅若此則是威烈甚於火矣故不欲如火但
殲厥渠魁而已所以分別玉石

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外自阨阨者桀恃險也外之
者言其易也著此者言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
謂地利不如人和孔氏注乃曰出其不意孫吳之
師非湯與伊尹之義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
夏正十二月殷正月也舉元祀於上則明十二月

者殷正月也不言正月而云十二月者於書未
言王者三統之辨使上下互相備也此先君以去
年十二月夏之十一月崩故太甲以今年正月夏
之十二月朝廟正君臣至三年十二月則二十六
月喪畢而以冕服歸于亳矣若謂十二月亦殷之
曆者古天子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則元祀十二
月乃太甲改元之後十二月也去先君崩一暮矣
至三年十二月太甲乃歸于亳歸之時凡居
喪三十七月不得爲二十六月也欲就二十六月
而言之則太甲以先君之末遂爲元年乃可爾而
非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之義伊尹豈爲之哉

臣下不匡其刑墨墨者非刑名也謂其刑如墨也貪
以敗官爲墨今臣不匡君是貪位明矣故使坐貪
也傳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

微子曰父師若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
刻猶害也言我舊常云紂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
見殺王子見殺我乃隕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
殷存三仁亡則殷亡武王觀兵還師此其驗也均
之不可亡而微子先遜于荒者微子以地逼見疑
欲害與其見殺而速亡不如避禍而緩死也然則
三人亦何向何背何去何處勢物之變微子以母
兄宜避箕子以同姓宜留此仁者之外化內不化

也故曰為百世師

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氏曰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稱紂固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足以知紂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武成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記

也史官具言武王克商所施行之略為此

也此亡逸粗次定之於下曰

惟一月武王癸二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下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

過乃山大下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後次以厥四月哉生明王

來自商至于豐然後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下

至予小子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

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乃偃武修

文云云然後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俟天休命

經文甲子二字

通志堂

在休命下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至赴敵
 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甲子
 武王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曰請少緩
 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雖不見經而
 以解此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乘人以
 險不掩人以不備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
 無逸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又曰此厥不聽人乃或
 譴張為幻此兩聽字皆當作德字字形相似故誤
 爾

毛詩

子夏

云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然則諸國風其言正義善事合於道者
 皆正風也其有刺譏怨諷者乃變風也亦猶一雅
 言文武成康為正雅言幽厲為變雅矣今說者皆
 斷周南召南為正風自邶以下為變風遂令淇奧
 緇衣與南山北門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且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為
 變風可矣若人倫不廢刑政不苛何故一本無何字故作顧不得
 為正風乎既橫生分別不與二雅同又褒貶錯謬
 實無文可據未足以傳信也

葛覃二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數者葛居谷中莫莫茂盛於

是則有人就而刈之穫之以爲絺綌而服之不厭
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聘之以爲后妃
與之偕老矣

卷耳序稱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
之志至於憂勤吾於此義殊爲不曉后妃但主內
事所職陰教善不出閨壺之中業不過邊饋之事
何得知天下之賢而思進之乎假令實可不害武
王豈責紂爲牝雞無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饋无
攸遂乎段今后妃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
夕憂勤乎要之后妃本不與外事自無緣知賢者
不肖主名若謂后妃賢當並治其國者是開後世

母后之亂呂武所以亂天下也若爾又何以號爲
正風教化萬世乎且令自古婦人欲干預政事故
引此詩爲證初雖以進賢審官爲號已而晨鳴便
無可奈何矣驗大姒大任等亦但治內事無求賢
審官之美審知此詩序之誤也蓋后妃於君子有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
賢審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事體
相類辭意相混故序詩者誤之曰采采卷耳不盈
頃筐采卷耳者欲求盈筐今不得盈心不在故無
獲也以言爲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
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

行無所寘則失其所治此爲后妃警戒求賢審官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之勤勞之事亦謂從容警戒於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

甘棠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盛貌召伯在之時嘗憇息此棠樹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詩人託事指意足以達其情之深切著明而已而說者遂謂召公真暴露此樹下使召公爲墨子之道也則或有之矣若彼召公者仁人也則有朝廷宮室是乃中庸之法上下之節矣安可非苦就行以干百姓之譽哉

非苦就行四字諸本皆爾當考

旄丘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言我所以處且久者正以衛爲方伯連率爾怨問之也

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出同而歸異曰肥作此詩之女於今衛侯兄弟也以言亦出同而歸異不得相見爾是之爲歎也

夫人有遣大夫歸寧兄弟禮

園有桃其實之殽園之有桃猶國之有君也桃不能自用其實故其實爲人之殽猶君不能自用其民反爲人有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此興晉人將叛而歸沃之意也激揚之水湍疾騰威反令白石鑿鑿然鮮明猶昭公

暗弱不修德政反驅百姓歸於沃沃以盛強也非
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昭公微弱不能驅百
姓歸沃沃以盛強卒章曰我聞有命者道民將叛
之實也

狼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
公也周公有碩膚之德故攝政而履人君之舄几
几然甚宜之也毛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
遜皆非是

常棣之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
也無戎案此詩八章七章合韻惟此戎字不合韻
疑戎當作戍戍亦禦也字既相類傳寫誤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
木故知當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爲一章蓋誤
矣

伐木丁丁丁聲相應也伐木者小事爾猶求同志
共事其聲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庶人亦當須友
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聲丁丁然況
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
鄭說俱非是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杕杜特生之杜也以興君子于
役則婦人特居焉睆然其實者方其盛時也
白駒四章皆興也白駒以斥賢者言若有是白駒食

我之場苗者我則繫維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
今朝焉愛之厚也以言若有賢者肯食王祿王則
羈縻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今朝焉亦愛之厚
也二章申慰懃皆所以教王也三章言有皎皎之
白馬其潔白可愛猶貴然而來今汝賢者何故自
潔白則不肯來乎此以屬賢者故上刺其君之不
能下賢下怨賢者之棄吾君忠厚之道也四章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生芻薄陋也言
白駒不見收逸於空谷其養甚薄生芻一束而已
猶賢者不爲世用而甘於菲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還言歸復我邦族興也黃鳥集穀啄粟則有彈
射捕逐之害猶我嫁於此邦居於此室而遭衰薄
之俗有斥逐之辱一人之性不足以變一家一家
之俗不足以變一邦而云爾者陰禮不修則舉國
皆汙故曰復我邦族也

十月之交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徹均也
小旻四章章八句二章章七句乃得其理今誤爲三
章八句三章七句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小人短慮暴虎馮河之患
患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禍在歲月故
不知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言善爲

國者當如此矣

小弁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伎顧其子也雉之朝
雖尚求其雌其雌妃也言王放逐太子曾不如鹿
乎廢黜申后曾不如雉乎譬彼痼木疾用無枝者
木痼則無枝無枝則木死矣亦若王受讒放逐太
子自殘其嗣其嗣誠殘王亦且斃蹙矣相彼投兔
尚或先之者兔爲人所驅急更投人人哀其窮則
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兔雖可利以其可憐猶存
之也何則誠不忍其心之窮急也以言王何獨忍
人哉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
之比

巷伯之詩者孟子所作也孟子仕一作寺人以避嫌不審

爲讒者譖之至加宮刑爲寺人故作此詩也詩名

巷伯者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末云楊園之道
猗于畝丘者言讒人罔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
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谷風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習習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
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
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思我
小怨乎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不欲生之辭也我之先祖曾匪以人恩畜我乎何爲忍使我當此亂世而生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者江漢之水能紀綱南國諸川而有之今我盡勞從仕王曾不顧有於我計王之德不若江漢之水也匪鷁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者言怨亂並興憂之之辭也曾不爲鷁鳶乎翰飛戾天曾不爲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北山五章章六句故言六章三章六句三章四句非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博士讀疵爲邸非也疵當作瘳讀如緡病也字誤耳

小明四章章十二句故言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六句非

鼓鐘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此言南者皆指文王樂也則吳季子所觀象籥南籥者也非南夷之樂也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謂之曰南強厥名矣鼓鐘之詩傷幽王亂文武之樂故未及雅與南也雅亦用籥南亦用籥故云以籥不僭也然文王之樂稱象籥南籥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之域故作樂以象其功也象者象南方之譯云

信南山曰中田有廬於田中作廬此井田之法也廬舍居內貴人也公田次之先公也私田居外後私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盛沸檻泉言采其芹采芹者以檻泉潔清則就采其菹況諸侯之君有修潔之德乎亦不可不以恩禮接之也

假樂故言四章章六句以文理考之實六章章四句卷阿詩曰似先公酋矣召康公則何以不欲成王似先王而獨曰似先公平曰成王之時周之先王惟

有文文武武皆聖人不可似也是以欲成王似其可及者則莫若先公也然則聖人不可及而大賢有可到非不欲其似先王也智不能也以爲不然復察於詩召公戒成王則作公劉之詩周公戒成王則作太王之詩所以不及文武者其意皆可知矣

常武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常德者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是也言宣王命太師皇父爲冢宰整其六軍既敬矣既戒矣無負於南國矣而南國今不率職故可以征之此謂先自治然後治人故曰常德二章命程伯休父者南國既有變故勅大司

馬陳行戒師旅而往討太師皇父爲冢宰實總六軍故曰整我六師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專軍政故戒左右陳行也因以爲戒者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是也凡兵出則戒於詐故曰王猶允塞乃能來也武成則戒於瀆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注云衰小也先王殷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予謂二子之說皆未得其真何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何關殷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

又何以爲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旣衰樂章錯亂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雅者爲小雅凡正雅者爲大雅而季札所聞適皆節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至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由仲尼而雅頌各得其所則仲尼以前大小雅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者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爲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七月詩周公作也公劉詩召公作也周公召公等也七月陳王業之本公劉亦云戒以民事美公劉之

厚於民其意亦等也周公作之戒成王也召公作之戒成王也戒成王等也七月之興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既王之後其時又等也然而七月則繫豳風公劉則入大雅何也公劉豈非豳國之君七月豈非公劉之詩乎先儒以爲周公遭變故七月爲變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爲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不名曰周公國風而曰豳乎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

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就豳言之七月東山皆正風也鷓鴣以下皆變風也由是言之豳七月自無緣入雅不得云周公遭變故爲變風也且以七月東山爲變風世復有正風者乎且復有不變風者乎曰然則鷓鴣破斧之屬何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攝政六年而後復子明辟君臣之道亦無閒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曰東山之詩非刺也亦何以不入雅曰當此之時成王猶諒闇故茲事不

爲成王之美亦不入雅明總已之際責在冢宰也
與春秋毛伯來求金相似乃知聖人之意六經如
合符契耳

維清之詩序曰奏象舞也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箚
者蓋文舞也故其辭稱文王之典夫文王之舞謂
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
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
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
十三學舞勺勺大武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箚也
教者當舉時王之教學者當舉時王之樂故勺與
象明文武之功也

雖禘太祖也太祖即后稷矣

長發大禘也此禘于宗廟之禘所謂五年再殷祭與
祫連稱者也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
尹也云昔在中葉者作此詩之時指湯未受命之
前爲中葉也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即
仲虺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者此也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中

周禮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爵之者也四曰置以馭其行置者耆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者也五曰生以馭其福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六曰奪以馭其貧奪者削其田邑祿賦七曰廢以馭其罪廢者除其名籍也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者殺也過當作禍聲之誤耳

有馭其福則有馭其禍矣福稱生則禍稱誅矣八柄者先叙賞而後言罰賞則先重罰則後重故誅最後言也康成謂誅為齒路馬有誅之誅如此則八柄無死書曰用罪罰厥死義不可解又內史貳八柄爵祿廢置予奪生七者皆同而其一為殺殺則誅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牧者司牧也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者人師也師之得民與人君等四曰儒以道得民儒者藝術之稱儒之得民與人君等八曰友以任得民友者人友也友

之得民與師儒等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民尊師貴儒而友賢三者皆得其義則王事成三者皆失其義則王事不成其所以繫邦國之民使民不離師則甚於宗友則甚於藪主以利得民主讀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牧亦司牧謂邦國之君也監者其冢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諸侯世故立其監也所謂牧以地得民者也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者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得民者也

不世故不曰立其監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凡邦之事蹕宮中者王有祭祀出入之事宮正主爲王蹕于宮中矣蓋宮正所治蹕之者則隸僕也宮正主爲命之廟中則執燭者王祭于廟廟中不當蹕則宮正執燭焉康成讀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句則執燭若然則本但曰名曰一作凡邦之事宮中廟中則執燭無爲加蹕字也若宮正爲蹕則誰執燭乎案廟中不蹕無緣有蹕

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貨者九貢九賦所入未用者賄者九式所用之餘以共

玩好之用者受用之府其玉府與

玉府凡王之獻金玉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獻譚如大夫出疆必告反必有獻於君之獻傳曰穎叔考有獻於公是也

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耳周雖合十二州爲九州然本堯所分十二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以正其名而大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民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上言十

二土者汎言十二異宜草木禽獸五穀宜種也此言十二壤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所入即草人所掌糞種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貍勃壤用狐埴墟用豕彊藥用蕢輕費用犬凡九也又有青黎塗泥墳墟草人不掌者青黎塗泥可不必糞墳墟則從埴墟矣此所謂十二壤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九等者即禹貢定天下之土田有上上上中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下中下下也

鄉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貴者自命士以上也賢者能者俊造學士也士工賈皆謂之國中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享神之牛也求讀如速速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載師職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謂士之禾仕者儀禮曰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孟子皆曰庶人庶人不傳贄爲臣不見君也鄭云宅謂致仕者非也士田者士當作工字誤

耳工亦受田此是矣賈亦受田賈田是矣於近郊之地授處士之田授百工之田授商賈之田三者皆居國中故授近地孟子曰國中什一使自賦下文云近郊什一義相發也凡言國中者皆指士工商言野者皆農夫也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以國中者受田非其本職故早免之耳鄭云士田者士讀如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非也仕而受田者祿也圭田則其邑也非所以耕也審如無意仕且耕乎又載師徧序受田之名獨一及工工與賈等爾有賈田無工田是二惟不受田乎食貨志何以

云工商皆受田也此又鄭所自知者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國宅者謂國也宅也皆無征國者即上文廛里任國中之地者也宅者即上文宅田也廛田無征宅田無征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解上文自國至都征稅之差更無別少異而兩鄭俱不曉或謂是城中宅或謂是官宮室皆安也

又曰國宅無征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里者士民之里居工賈之市肆皆

是也宅者以宅田工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也工賈有征宅者無征云近郊十一者則孟子所云國中什一使自賦是也

師氏保氏官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太師太保所謂三公者也康成合之非是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此讎者蓋謂遇人不以禮而見殺者也以其不直故子弟雖欲讎之而調人推其本情不聽也遇人不以禮雖誠有罪殺之者亦專殺也故使辟焉以全子弟之心又曰勿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勿辟者則殺人不忌乃當正治其罪子展所以黜游氏之義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此謂吏以法殺而死者之親敢報之者則邦國交讎之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殺人而合於義爲隱謀禍惡之未發而能先事殺之若逋逃桀暴者朝士職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此也遷其子孫使居異國又令勿讎

司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市者商賈交利之地也君子無故不得觀焉設罰懲之深遠於利之意也國君則赦其刑人所赦者市刑也大刑扑罰中刑徇罰小刑憲罰自夫人以下則司市舉之使出此物焉婦人於市尤非其事故罰比男子差重也帝蓋皆在上帷幙以屏蔽異男

女也言不及天子王后者尤非所宜亦罰不及至尊也

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畹萊五十畹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畹萊百畹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畹萊二百畹餘夫亦如之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餘夫未具夫婦未當受田如其萊而已孟子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旅讀如葆旅之旅野生曰旅此官主野事故以旅爲號

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此兩者正謂禘也祫也禘禮以裸爲重祫禮以饋食爲重禴

初烝嘗雖皆有裸饋之事恐其節文略殊非禘祫之禮比也古禮既亡不可知之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灌爲重肆猶旅也禘禮及毀廟故旅獻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同時而見殷見者見於方岳之下時見則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也殷見則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方岳者也謂之同盟者蓋諸侯於是齊盟所謂同盟矣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產生也作爲也人所受於天以生者謂之天產所受於地以生者謂之地產受於天以生者貌

言視聽思本稟於五行內以爲性外以爲教者也不防以中禮則失謂之陰者以其受之天天道默定也謂之德者教之所以起也受於地以生者剛柔緩急輕重仁武本稟於山川內以爲情外以爲形者也不防以和樂則過謂之陽者以其受之地地體顯著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社也王封諸侯取太社之土苞之以白茅而授之爲其將取是土故大宗伯先告焉敬其事也

司尊彝凡鬱齊獻酌獻讀如獻莫重於裸之獻鬱齊惟裸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也

典瑞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肆猶旅也大

祭旅獻也宗伯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謂大禘時

雖禘之篇曰相予肆祀書曰肆類于上帝皆同義

大祝又有肆享之說在後

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

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圜鍾黃鍾者皆雲門之樂所用之均

也六變者雲門之樂一終

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

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此咸池之樂蓋八變而終

其聲之均則自函鍾以下

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九磬者磬九變而一終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也其聲之均則自黃鍾以下

鍾師掌奏九夏鄭賈諸儒皆以九夏爲頌詩之篇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簠人掌三易以辨九簠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祠六曰巫參七曰巫环以辨吉凶予謂掌九簠之名

而以辨吉凶則不可以巫爲簠矣改巫爲簠似準太卜作龜之八命而爲說也彼自云八命爾以九巫況之不近也此乃前世通於占者九人其遺法存於書可傳者也古者占簠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多矣易疑爲易易古陽字所謂巫陽也其他則未聞雖未聞不害其有也

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大禋祀者祭天圜丘也肆享者宗廟大禘也祭示方澤也三者禮最大故特言之肆享爲禘可知矣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九畿相距萬里

過禹迹多矣又周書稱侯甸男采衛而止則蠻夷鎮蕃者未取之乎疑本但云又其外五百里曰蠻

圻

謂直王畿之南者

五百里曰夷圻

直王畿之東者

五百里曰鎮圻

直王

畿之北者

五百里曰蕃圻

直王畿之西者

此九畿相距為七千里近

合事理通於禹貢而約於周書矣所以分蠻夷之名者在南方曰蠻在東方曰夷狄或謂之鎮戎或謂之蕃與疑寫周禮者習言又其外故遂誤增之耳說者以謂不然胡不試以天下地形正之洛邑為中其東出者不三千里至海矣其南出者至下崖交趾五千餘里耳是乃古所謂日下北戶者矣越裳九譯不訖止矣周公所謂也豈大言馬龍

政職哉又此以人步為里而里以投足為計此九畿之法考以日景而算於土圭比之人步迺直懸矣大約三分去二則五千里之折必萬五千里乃能足矣

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案烝常祀無言大者大烝其禘祫與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者祫也而外傳謂之烝此其一隅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予謂加田者凡家臣邑宰之田國語曰官宰食加然則古以官宰之田謂之加矣無國征者不征於國以其自有君也家臣之征當入於家陪臣之征當入於國諸侯

之征當入於王此其分也禮夫圭田無征大夫之田謂之圭田夫圭田亦自受田而不征於國征之爲倍征故曰以厚賢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者夫人以下所居也王后所居謂之正內隸僕不掌蓋自有寺人內壑云祭祀修寢者修讀爲滌祭祀則齊齊則大滌五寢使人涓潔不犯禁也謂之滌者其名也大喪復于大寢小寢者大寢內寢小寢燕寢正內也春秋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鄭玄云五寢爲五廟之寢玄本謂天子五廟故云爾非正也又隸僕乃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人神不參

若典職宗廟何緣褻之於宮中而外役乎

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梏者校也在頸曰梏春秋傳曰以弓梏華弱於朝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牯爾

萍氏謂之萍者此職掌幾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欲其制之也

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此與間問等皆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時聘以時聘諸侯五服各有時也殷覲者遍問天下諸侯也於下七歲徧覲諸侯是也故曰以除邦國之慝注以聘覲爲諸侯見王非也蓋惑於大宗伯文無間問

等而但言聘覲所以亂之也

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六職者坐而論道一職也作而行之二也審曲面勢三也通四方之珍異四也飭力以長地材五也治絲麻六也此文首尾自明不須橫以六官說之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

匠人營國方九里以爲天子之居太狹亂於上公又

詩云上入執宮功言鄉井之民至冬皆當入保城也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一家二畝半計地籌居九里之城不能容七萬五千家然則周禮所說乃天子中城也春秋曰城中城以諸侯之有中城亦知天子之有中城也匠人又云宮隅之制宮隅則天子宫也城隅則中城也中城方九里則宮城宜方三里中城有左祖右社九卿之室則百官治事之所也民居不至焉則限親疏也其外城蓋經傳無文公羊說以爲千雉雉長二百尺凡方三十餘里則足相容

儀禮

士冠禮若不醴則醯用酒醴謂三加畢以醴酒飲冠者于客位者也不醴而醯謂庶子矣醴重醯輕曾子問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服有冠醯無冠醴醴爲重也又昏禮適婦醴之庶婦醯之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則醯用酒者必庶子也下文曰庶子冠于房外南面遂醯焉是矣又曰孤子醴於阼知凡嫡子皆醴也鄭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又注醯於客位云夏殷禮也皆非也夏殷有天下千餘歲冠禮行之久矣設以醯爲禮者溥天之下皆醯也周公何以改之然則醯於客位當曰醴於客位嫡子冠於阼醴於客位

以變爲敬也庶子冠與醯相因不於阼亦不於客位居房外南面略庶子也醯禮繁醴禮簡以簡爲貴也醯三舉醴一辭以少爲貴也醯用酒醴用醴以質爲貴也醯有折俎醴脯醢而已不尚味也酒在房外醴在房中以變爲敬也此皆聖人分別嫡庶異其儀也

鄉射禮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也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躬舌也侯中

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各闊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也先量侯道乃制侯中既制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方其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各一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與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幅以五爲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幅以四爲中五

十弓之侯布五幅以三爲中矣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於其中從遠視之今出於參之右舌下也所以必出於舌下者舌能蔽之故以見爲節也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三尺也世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之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名之干侯之鵠用此爲高亦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踈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者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

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謂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於參參不見於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於參參亦終不能見於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計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

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如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執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今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觀之哉又經云貍步張三侯者非謂射者之志謂張之者之法也而鄭以謂射當如貍之擬物何預於張侯乎且鄭不獨誤於此經曰士旅酌若命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一中侯

輒釋獲耳而鄭以謂矢揚觸而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也亦惑矣哉

喪服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以日易月則殤之二十五日餘子也其本服朞以日易月則殤之十三日

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巳又曰來日丁亥此皆取於丁者也所以取於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所謂內事用柔日也凡祭祀卜日不卜辰故郊卜辛社卜甲宗廟卜丁也若卜辰則此旬之辰後旬或有不備矣康成注丁巳乃云來月之巳注丁亥乃云苟有亥焉可也皆失禮意

禮記

曲禮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說者以為若丈夫此僻而不辭予案曾子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兩若夫之文同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當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而全脫一簡失弗信以下一十五字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致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為損

予之不以為益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直謂朝聘時耳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繅無繅又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禮之質文以

圭璋琥璜為輕重而不在一尺之組屈伸也

言謚曰類類當為誅聲誤耳謂誅而謚之也

檀弓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助語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禱祠猶願幸耳史記曰此禱祠而求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案人舞宜樂不宜更愠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憤不足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

慕者也

般爾以人母嘗巧

嘗試也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母當作母字

誤以怨責之則病者乎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當出於天子爾殷既衰諸侯專誓周既衰諸侯專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蔡聲誤也

關譏而不征謂羈旅士民也至於商猶征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

仰調節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若就行焉

文王世子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古中其北為周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人之學其南為周之學焉當天子至於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商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為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

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太學太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謂合樂也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禮師旅也惟是不合

郊特性曰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

比五字

玉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云若晉侯使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詞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此一句當在前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脫誤在後爾又曰庶子王亦如之注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爾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爾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發慮
憲者言發動知慮能求憲法也動讀如中庸明則
動之動言此皆從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足
以動衆未足以化民賢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
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矜
式之化者言心服之唯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
傳者博所教者衆見之者詳也

樂記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
樂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飾
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俗也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

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清廟
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
味凡樂以音爲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
意不主於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
味爲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於
味是故元酒大羹乃可尚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
不能遺音則雖繫手淫聲有不足矣主於味則不
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太牢庶羞有不足矣故孔
子曰禮樂云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郊射者射於郊也

大射三侯北面東上故狸首爲左騶虞爲右矣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

雜記曰大夫計於他國之大夫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喪衣襲衣者加賜之衣在數之外者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而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旣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

舊君服非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案喪不冝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爲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爲

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爲多仲由仲由爲不知禮中庸曰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廻已而作人如是而已矣此所謂恕也

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仲尼所與左丘明同其恥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信則不巧矣憚則不令矣畏則不足矣注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注者曰惟當作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

不爲天子非君命不爲士也皆有制之已

射義曰諸侯以貍首爲節鄭玄以射儀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一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但仲尼刪詩之時樂正已亡此篇而諸侯朝覲之禮久絕惡貍首之害已又皆除其籍故使不在二南也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公羊 國語

公羊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下注全衍莊九年齊

人取子糾殺之其何當云其曰取之何十六年公會諸侯同盟于幽衍公字二十六年公伐戎少一春字閔公篇當附莊公後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伐齊衍會字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少公字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後又云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前文全衍後文衍齊字十五年執曹伯歸之于京師衍之字襄二十四年大饑誤爲譏字今本已作饑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下注衍密州爲君惡已下十四字昭元年衛石惡當作衛齊惡二十年華定出本陳本當作奔字今本已作奔哀七年若使他人然當云使若他人然

左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說者曰百雉之城三國之一也據子男而言也又曰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然則設鄭伯建小都才方一百七十餘步豈有半里之地可爲都者又其中大計不過五百畝之田耳城郭涂巷三分去一則僅得三百四十畝如何建宗廟社稷如何居民如何守禦此不近人情之尤者公羊云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是也

國語曰禘郊宗祖報報似有壇墠而無廟者或曰報者毀廟之有功德者祫則亦及之故云報也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下

論語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溫故而知新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

朋衆也可以爲師而衆歸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患人之不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傳者傳所受於師之道今無乃不習而以教人乎爲誤人爾

禮之用和爲貴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此之謂和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

大君臣也小父子也

知和而和不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復說有所不行也獻可替否和也在

禮有常節者亦不可行也故臣亦有三諫而去之道若三諫而去是又不以禮節者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

親近也信者恭者雖未合於義禮苟能因其性而不失所近人亦可尊此欲信者常務近義恭者常務近禮皆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夫以戚為喪本可也以儉為禮本何哉曰林放本問賓客奉養之禮非兼問五禮也何以明之問五禮之本則不當答以儉又不當引喪為之偶故知所問惟賓客奉養之禮也賓客奉養之禮以儉為本者儉則任誠慤誠慤乃本也故聘禮曰幣美則沒禮又曰多貨則傷德幣之與貨非所以為本也損其美卻其多乃可謂之儉儉則禮與德俱無傷是本矣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然

則禮之字當讀如厚為之禮之禮

子曰射不主皮

此大射禮為文也

為于偽反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解禮所以

如此云者為力不同科也是以君子貴德賤力取其有威儀也

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讀如問喪之喪喪欲速貧之喪失位為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云喪也言喪不足患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大子為木鐸於其間耳故使之數失位周流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猶居也言人為身謀居惟居於仁為美即擇居而不能居仁不可謂知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生而靜其為仁安之而已

矣知者動而復者也動而復則利而後仁利者非利於爲仁之可以得利也利猶動也知者必動而後仁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好惡故能定好惡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言人之行事苟能推心於仁以善爲之雖不中節終不爲惡謂之過可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仁者安仁者也惡不仁者去不仁而就仁者也去不仁而就仁則是不欲使己有不仁之過也雖不能及安仁者亦可謂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言君子有過小人亦有過但各自附近爲黨類耳欲分別之者小人之過常近利君子之過常近善舉其過而推言之則知仁不仁之情譬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實過也然仲尼之意非不知過蓋欲厚其君不得不受以爲過也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此實過也蓋欲親其兄不得受以爲過也推孔子之厚其君周公之親其兄則其過也乃所以全其仁也

又曰人之過或有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故當微黨類以察

其素行是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仁也所以未可死者以不

聞道也苟聞夫道朝聞之則夕死也可夕聞之則朝死也可非樂死也非求死也安死也安死者惟簡之而不得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在上位者也言君子懷於為德導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於用刑導之以政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已者而歸之矣所謂免而無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導之而已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求知非也求為可知是也知之者人也莫知者已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此一章意若仲尼真欲浮於海是懟也非君子之道矣且又不當譏子路無所取材也夫譏子路無所取材則足以明浮於海非仲尼意浮於海非仲尼意而仲尼為若言者蓋言已在天下道不行則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海隨波轉薄矣子路失指謂仲尼真欲浮於海故仲尼反以無所取一戲之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云云學者多疑宰予三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弗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夜居於內

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
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為內寢之寢而
說者蓋誤為眠寢之寢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此言惟聖人能盡人之性盡物
之性長短大小深淺天道者天命也聖人所獨知
也堯授舜舜授禹是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予謂聞讀如聞斯行
諸之聞行讀如聞斯行諸之行子路周人之急常
若不逮此孔子所以戒其兼人也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凡大夫去其位曰違違

猶喪也春秋傳曰卿違從大夫之位又曰凡諸侯
之大夫違告於諸侯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聖人之忠信與人同耳故雖十室之邑必有之
不如丘之好學者也人之忠信暫至而已不如聖人好而學之不倦也此其所以異

有顏回者好學三月不違仁是好之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儒將行之所謂為己者也小人儒將言之所謂為人者也

質勝文則野質誠慤也文儀貌也由內出故曰質由外文勝質則史史者祝史也習於儀貌而不任情實

人之生也直人所以取生者皆正直之道也若不由正直則死矣罔之生也幸而免有不由正也然而得生者是幸也非必然

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行之似迂闊望之似難成不求

近功者也如是可謂仁難讀如爲之難之難難者踐迹也不難未有能獲者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者則利仁者也仁者則安仁者也利仁者明而誠之有似於水漸而進者故曰樂水也安仁者誠而明之有似於山自然而高故曰樂山也凡明而誠之者本動故也故曰知者動凡誠而明之者本靜故也故曰仁者靜凡利仁者去不善而就善萬物皆備於我矣故曰樂凡安仁者與造化爲一體死生不得與之變故曰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王道也仲尼

之時齊強魯弱然齊承霸者之餘其俗尚功名任權力不如魯人習禮讓守儒術尊尊親親於王道爲近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此言作觚不依觚之制終不成爲觚猶學君子者不盡其道終不成爲君子也

君子可逝也

逝讀如逝將去汝之逝

不可陷也

君子表微知著不善斯去矣可得而逝不可得而陷

可

子曰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舊說仲尼見南子欲因以行道非也古者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仕者自當見小君是時孔子仕於衛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衛君

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足復仕其朝故孔子陳之
曰予所不仕者皆棄絕於天者耳衛君尚未也或
者子路爲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疑夫子內貪仕其
朝而外託於禮故夫子自陳其意曰我所不用正
者使天厭之天厭之尋子路性鄙不爲無此而仲
尼自謂知我者其天平援天陳辭亦不足怪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博施者言其守約施博而
衆皆濟在上則堯舜在下則孔子是已天地之內
性命之屬莫不兼而利之兼而愛之物無愚智無
大小皆樂其性而得其生可謂濟衆矣惟聖人及

之

子曰默而識之

聖學而不厭

也

智誨人不倦

也

何有於我

哉

自謙謂此三事何有於我者我何有此三事也

哉

自謙謂此三事何有於我者我何有此三事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言以道德爲
內以仁藝爲外也志於道者所以立大本也據於
德者所以盡其性也德者得也凡道苟能志之又
必安於己之自得以爲據依於仁者所以接萬事
也進退行止出處語默不可常同要之仁而已游
於藝者所以行於世也禮樂射御書數與衆人共
之不可不爲也此所謂全德無內外之偏矣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不圖不意也仲尼昔未嘗聞韶作聞之樂甚故曰不意舜之爲樂乃至於如此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而問者挾力而問者挾亂而問者挾神而問者皆不語之此聖人知言也怪讀如素隱行怪之怪詭采衆名非中庸之法者也力則子路問君子尚勇是矣亂者若孔文子問軍旅白公問微言是矣神者季路問鬼與死是矣

文莫吾猶人也

言世多虛文過實莫肯自謂吾猶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

以昌有發也太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故曰三以天下讓也夫深知仁聖之德因見天命之運獨出獨入而百姓莫知者也故曰無得而稱焉辭一國之適離逃竄之名以自棄於蠻夷往而不反求仁得仁者也故曰可謂至德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夫惟堯則之此正言堯之讓也天道功成者去爲而不恃堯始以天下讓故云惟堯則之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舊說婦人即文母予謂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案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此亂臣蓋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治內故得以同之亂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希言利辟其號也希言命所謂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希言仁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既非其人不言故問仁者或曰仁則吾弗知或曰未知焉得仁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或當以四作一非也毋意者不逆詐不億不信也億則意也毋必者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毋固者無可無不可也毋我者義陳於前直服人之口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此子貢設事以問孔子也言有美玉者當韞藏之邪求善賈沽之邪怪孔子有道不輒仕故云爾故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言玉亦貴沽之耳但當待賈使人求之不可銜賣也故曰我待賈者也世人皆干祿而孔子應聘此其操矣

子欲居九夷蓋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何以言之仲尼稱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則無緣忽欲去中國而從夷狄矣周末時蓋戎夷

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未嘗三年淹故其羈旅之際適偶可居九夷耳非忿懣中國莫能宗已而去之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此言人之學譬於禾有苗而不及秀者秀而不及實者皆中道而畫惟君子苗則秀秀則實所謂大成之人也管子曰夫禾其始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眴眴者苗也莊莊者秀也由由者實也終此論者秀與實在禾而食之在人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異謂遜於志者也法語之言雖小人亦能面從改之難耳異與之言雖君子不能不心說繹之難耳商書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求也所謂繹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權之難也共學也適道也立也權也四人也共學以況有恒者有恒者可與共學矣未及適道也適道以況善人善人升堂不入於室可與適道矣未及於立也立者言立德立功也立德立功者以況君子君子可與立矣未及於權也能用權者其惟仁聖而已矣權者反經者也

反經之至至於動天下易君王而當世不疑後世
不非惟無心而體道者能之湯武伊尹周公是也
故有湯武伊尹周公之心則可以行權無湯武伊
尹周公之心則亂也曹人欲君子臧吳人欲君季
札皆辭不從兩人者自知審矣以爲已適可以立
而未可以權也權之設豈易然乎

不時不食

如果實未熟之類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此言文質之異也凡誠慤爲質禮
樂爲文人之舉事能先盡誠慤而後禮樂者今之
所謂野人也野人猶言郊野之人郊野之人質多

而文少務實而不務華其舉事先飾禮樂而後誠
慤者今之所謂君子也君子謂朝廷之人習其文
而忘其質仲尼欲救周之敝復夏之忠故取先進
於禮樂者先進於禮樂者言誠慤在禮樂之先孟
子曰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子夏自德行以上孔子語也自德行而下則
弟子緣仲尼之言而記之者也三千之徒足以升
四科者不惟此十人此十人乃從我陳蔡者耳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言善

人資性未能高絕苟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每踐迹則可以入室矣迹者禮樂法制也然則有不待禮樂法制而未始入於非人者雖不踐迹而入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讀如黨與之與篤於論者而與之謂之君子

乎謂之色莊乎蓋謂之君子矣莊言色厲內莊

子路率爾而對率爾者意氣發動輕易之貌又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不讓者言其不務德化而貴勇力以當師旅是爭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案此章仲尼本但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

不荅問矣而仲尼反自謂與之者點之意以謂上苟知也固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爲無爲矣是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巢由知於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於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於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者乃所以事也不爲其爲者乃所以爲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及曾點進取者也夷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者勝也勝己而反於禮是爲仁此中道也上焉者不待於禮然而不得不爲禮下焉者不及於禮然而不敢不爲禮故

雖有孔顏之質動而顧禮所以行於世也雖有庸俗之質亦動而顧禮所以免於世也二者皆克己乃可不然者極孔顏之質必過極庸俗之質必放矣

死生有命

賢不必壽不肖不必夭是命也

富貴在天

無犯義以謀富貴則富貴乃在天而已天者不可知之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此言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也子路信義著於人人服之所右也則信以為右所左也則亦信以為左兩俱無憾是能以片言折獄者也故曰千乘之國可使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若由是推之片言折獄尚其小者也古者謂多言為佞多言不可以折獄

子路無宿諾宿舊也陳也子路勇於義其於人有所

不諾已諾之則必行故無宿諾也宿諾猶陳言矣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其言語可察其容貌可觀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言王者之功必緩且大也欲速者不任教化而任賞罰諸霸者之政刑名之學是也見小利者內欺其民以益財外欺其鄰以益地諸富國強兵之術是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巫醫皆主治人無恒之人不可為之善為其反害人也況可以無恒為政乎

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據見無恒必當承之羞不

必占而知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言人當信己之信也子貢問鄉人皆好之者言有人於此鄉人皆好之可信以賢乎孔子曰未可者或鄉原之人在邦必聞故也又問鄉人皆惡之者言有人於此鄉人皆惡之可信以不肖乎孔子曰未可者或清士特立愠于羣小故也不如以己觀鄉人之行誠合於善者我因好之其不合於善者我亦惡之此之謂信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言仁者無克無伐無怨無欲者也

非有之而不行有之而不行故可謂之難未可謂之仁難可以謂之近未可以謂之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則無欲者也

問管仲曰人也人上當失一字仲尼必不直曰人而已彼非人而管仲乃獨曰人乎不乃管仲外舉非人者是豈仲尼之意也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管仲所盡仲尼亦不輕予之荀子謂之野人亦非也義不合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路子貢皆以管仲不死疑其不仁然則仁者且必死邪世言死君者莫如比干子胥比干剖心孔子謂之仁子胥鴟夷世不謂之仁然則仁不必死死不必仁明矣子路子貢何爲止以死不

死論仁不仁乎其意以謂仁者不樂生不惡死也而管仲可以死而不死故疑也夫謂仁者不樂生不惡死是也疑管仲死之爲仁非也管仲未仁雖死之固亦未仁管仲苟仁雖不死猶仁矣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之謂也然則管仲功用之臣自實惜其死將以其功用施之於世以成其仁功而已孟子所謂天民者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人知之亦樂之人不知亦樂之者也爲人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所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但取見於論語者此說非也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不止此七人七人與孔子同時耳必同時又有老聃子桑伯子非不能辟言色者予謂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仲尼叙書始堯舜堯舜以來始有典籍故道典籍以來聖人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即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文也武也周公也是矣其意蓋言已獨不得位而無所制作云爾此一章孤立偶與辟世章相屬學者不曉故遂穿鑿妄解一說七人者即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也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所謂辟世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所謂辟色也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所謂辟言也朱張無事迹其辟地者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亦不語亂也諸侯有朝會聘享祭祀燕射之禮而不得專征伐故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斥言其不當問而自謂未之學所謂邦無道則愚

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仁也惟仁爲能一惟一爲能貫仁者之用心也敦兮其若樸寂兮

其若谷昭兮其若鑑萬物莫足以嬰其中萬物莫足以嬰其中則雖言而未嘗言雖爲而未嘗爲矣故終日言而一終日爲而未嘗變而事物爲之應在上也可在下也可耕稼也可陶漁也可版築也可商賈也可此皆外之變而非內之一也故誠守其一萬物備矣由是而一可以應萬而萬不可以應一故曰非多學而識之者多學在一之外故也世之多學者衆矣鮮能定乎一得其末不得其本逐物而不反而世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原伯魯躓於前而老莊敝於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世亂史之記注不明前代之事有闕文者仲尼猶及知之至於編簡俱絕非仲

尼所知也故春秋斷自隱公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耕者謀食而無以自樂常有餒乏之憂學者謀

以自足

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言蹈仁者未嘗死也未嘗死者非不死之謂也言其安之無死地也從此論之仁者必壽明矣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此言當仁者宜為人師當仁者可不復讓於人師當仁而讓於人師則道幾乎不傳此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然則才非當仁亦不可不讓為人師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以瞽者喻也瞽者有相所以持其危扶其顛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雖有高下而實皆善也此之謂相近及其習也則有堯桀之分此之謂相遠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不移者言其稟賦已定非可強而遷也上知所謂生而知之下愚所謂困而不學矣夫困而不學者雖學不入此知困而不能自反者也知困而不能自反耳目與人同而神識與人異疏之不通誘之不達故曰愚也天下之冥冥者是也然而不害於性善者愚知非善惡故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釋子路之疑也吾其爲東周乎者言已不爲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張私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所不爲也此明雖之公山氏非助其畔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無仁者之資而慕仁者之操者故絕聖棄智適所以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言禮者敬而已矣非玉帛之謂也玉帛所以飾敬也樂者和而已矣非鐘鼓之謂也鐘鼓所以飾

和也苟敬矣雖畎畝之中禮亦備矣苟和矣雖閑居獨處樂亦備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此君子指孔子也子貢疑孔子道大故問之其下曰賜也亦有惡乎云者孔子反問子貢之言也自惡徼以爲知以下皆子貢答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或死或生其事不同而同謂之仁者明死生不足言仁也夫仁者有成質略舉其大方而言之則不遷怒不貳過不樂生不惡死端而虛靜而一若是者人貌而天其有利害壽夭成敗者是

寒暑燥溼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故命仁者命以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而名之也成質者卞氏之玉也運之變者或刻以為璽或剖以為璧也璽與璧則異矣然而稱寶者卞氏之玉也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樂淵本謂孔子皇皇者欲以已易人耳故曰而誰以易之孔子更自謂以天下無道

故欲易之耳假令天下有道丘何皇皇求易之乎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此言傳道之難也孰有不試而輕以教人乎孰有既知其可傳而傳之反倦怠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優謂優裕過人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學而優則仕

施於

是亦為政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仁者遺物忘形無所矜者也為仁者亦當遺物而忘形無所矜有所矜則有所屈矣子張內修而外矜所以去仁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臣事君子事親命也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下

後學成德

校訂

六經輿論凡例

一夾漈先生所著是書目之爲六經輿論特發
場屋之資考論深有本原惜乎舊本相傳錯
雜紕繆愚故以次定之庶俾讀者則無惑矣
一六經總論如夫子作六經秦人禍六經漢儒
傳經之類八諸條目悉列於卷首俾開卷一
覽皆知其大槩焉
一六經之論總在於卷端而不離析則爲統紀
餘列諸經分爲卷數則知次第之不紊矣
一是書正分六卷如易爲諸經之首故列於卷
之一其餘以次相承定之

一易書詩三經舊本條目錯雜甚多愚敬收歸各卷以爲一定

一諸經之圖悉依舊本增入各卷之內以便觀覽

一易學舉正與先天圖數舊本錯在於後今並置之於首卷之中

一書禹貢職方九州同異之辨及禹貢職方山川之名與九州之總圖舊本亦錯附於末今悉收歸二卷之內

一詩之論辨錯雜尤多愚故更考次第始爲定卷皆歸一類觀者詳之

一是書之內註脚隨便附入不以句讀爲拘准
以便其觀讀

六經輿論凡例

六經與論目錄

卷首

總論六經

夫子作六經

魯共王獻古文

河間王獻書

劉向校中書

劉歆校秘書

六經總論

漢世傳經之人

朝廷立五經博士

六經古文辨

六經字音辨

諸儒著述訓釋圖

六經註疏辨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讀詩易法

讀詩書春秋法

卷一

易經

三易

宓戲先天之易

文王後天之易

先天圖

未成之卦自上畫下圖

即加倍法

宓戲八卦

已成之卦自下畫上圖

文王八卦

河圖

洛書

禹敘九疇圖

河圖洛書辨

又辨

河圖七八九六之數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著用七八九六之數

撰著法

舊約卦法

今約法

內外體

易經總論

上下經辨

卦辭作於文王

爻辭作於周公

十翼出於夫子

彖辭

象辭

文言

非夫子自作

繫辭

說卦

序卦

无咎悔亡

占筮

易舉正

易之遺書

卷二

書經

書脫於秦火又有大不幸之幸

今文尚書

伏生口授二十八篇

古文尚書序

孔壁續出二十五篇

今文古文尚書辨

禹貢地理辨

禹貢職方九州同異辨

辨禹貢職方山川地名

地名及四夷附

禹貢洪範相為用

禹貢九州之圖

見禹治水先後之序

洪範與禹貢堯典相類

洪範之數出於洛書

通書堂

洛書

九疇數

書序

書疑

武成辨

君平伯景呂刑辨

秦誓

讀書當觀其意

卷三

詩經

毛氏傳

二南辨

關雎辨

國風辨

風有正變辨

雅非有正變辨

豳風辨

風雅頌辨

頌辨

商魯頌辨

逸詩辨

諸儒逸詩辨

亡詩六篇

樂章圖

刪詩辨

詩序辨

詩箋辨

讀詩法

詩有美刺

毛鄭之失

詩亡然後春秋作

秦以詩廢而亡

解經不可牽強

卷四

春秋經

春秋總辨

始隱辨

終獲麟傳

正朔總論

六經正朔圖

春秋用夏正辨

六經皆用夏正辨

周易用夏正辨 周禮用夏正辨

詩用夏正辨

因舊史以修春秋例

褒貶

春秋之文詳略

看春秋須立三節

三傳

公穀二傳

穀梁傳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善言詩書易

卷五

禮經

三禮總辨

三禮同異辨

儀禮辨

樂書

樂書傳授

禮以情爲本

禮文損益辨

禮記總辨

禮記傳授

月令

工制

中庸

卷六

周禮經

周禮辨

周禮傳授

天文總辨

中星辨

中星圖

漢古郡圖附

分野辨

山河兩戒圖

雲漢圖

三辰圖

五服九服辨

六服朝禮

封國圖

上是孟子王制
下是周禮開方

周禮圖

孟子王制

王制開方合周禮數

王制開方法

封國辨

附圖

貢助徹法

田稅辨

溝洫辨

讀法辨

牛耕耦耕辨

六經輿論目錄

六經與論總文

鄭樵漁仲

夫子作六經

天生夫子正為六經設

夫子修六經明禮習樂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未嘗作六經今謂之作者循習先儒之言以六經成於夫子故謂之作

天不生堯舜百世無治功天不生夫子萬世如長夜堯舜治功顯設一時夫子六經照耀萬古是以六經未作之前一世生一聖人而不足六經既作之後千萬世生一聖人而有餘人皆以夫子為不幸而不知此正千萬世之幸使夫子而君之不過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效而止耳使夫子而臣之不過稷契皋陶伊周之事業而止耳轍必不環六經

必不作也四教必不施也天下之目無見也天下之耳無聞也是天之晦夫子者正所以覺天下也屈夫子者正所以伸天下也或問天不生夫子則將何如曰使天不生夫子則百氏蠹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不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果何所據而爲之辭申韓之徒以刑名之法進秦儀之徒以從橫之學售諸子百家各出其術以投時君之所好將見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矣自有六經千萬世而下執之以爲依據而諸子百家之論定故天厚夫子之德而薄其位縱夫子之能而沮其勢此正爲六經設雖無一身之智而

有天下之義雖無一時之利而有萬世之計故在當時賤而鄙夫得以聞道德之言頑而互鄉得以接神明之容在後世則心廣體胖一句有終身未能行忠恕二字有一生用不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年方成一箇誠皆取夫子以爲準的嗚呼夫子一身在萬世如見其學術見於六經其言語見於論語其粹然與人相接之聲音笑貌動作進退見於鄉黨之一篇使天下後世時君世主歆慕唐虞三代之治經生學士日與聖人相周旋於數千載之上者皆夫子修六經之功也

魯共王獻古文

此一項得於孔壁者盡係古文藏於祕書至劉歆校書乃出

古文論語二十一篇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爲一篇有兩子張與魯論同

古文尚書十六篇

古文孝經二十一篇

庶人分爲二曾子敢問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

古文左氏春秋

古文禮五十六篇

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禮同乃儀禮餘三十九篇乃逸禮

河間獻王獻書

此一項乃獻王好古收拾藏之祕府武帝未立學官亦未顯於世

樂記二十四卷

與毛公及諸子言樂者作樂記

周禮六篇

不出屋壁乃李氏獻王篇獻王足以考工記

毛詩

毛萇爲河間博士自謂子夏所傳獻王雖獻於朝未立學官

孝經

今之孝經是獻王得顏芝本獻之

禮記一百三十一篇

古經禮五十六篇

出魯海中即孔壁注見魯共王

劉向校中書

此一項即中祕之已藏者而校定之

孝經

參定古文一十八章

易

較四家惟費氏與古文同

樂

得樂記二十三篇

禮

并樂共得二百十四篇二戴在內

劉歆校祕書

左氏

見左氏古文移書切責太常故立官

二經得歆之力

九經不著儀禮

周禮

得而外之姑傳於七略

案歆傳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三

十九篇

古文尚書十六篇

皆列學官然所見古文尚書乃張霸僞本不知何緣得入中祕孔傳由此

大失哀帝校之

已上朝廷中祕所藏者出於山巖屋壁
復入於祕府漢世諸儒莫得而見歆向
校書中祕獨不列出古文尚書

六經總論

六經未作至治成法在乎聖人故天必一世而生
一聖人六經既作至治成法在乎六經而聖人不
常出矣衣裳宮室之治不立天必生堯舜八卦九
章之理未明天必生禹文王禮樂之制作未定天
必生周公六經未作於世天必生夫子自義臬而
下凡一制作之未具一事功之未建天必生聖人
而辨之自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既作天所生者

僅荀揚韓柳之徒耳故退之論道之傳至孟子而
止亦謂是也天之初意正欲一世而生一聖人以
治天下又思一二世聖人不時出無以爲三綱五
常之主故生一夫子而以成就六經舉前人至治
之成法而筆之書以爲維持千萬世之具不意強
暴如秦者出而焚之此豈天之本心哉嗚呼先王
之制可使不行於世不可使不傳於世不行於世
猶有待也不傳於世雖有作者不及見也夫六經
之書爲之非一人成之非一世自伏羲至於周而
後大備六經何負於秦而秦之禍六經如此烈哉
究是禍經之由蓋原於禮之扞格於人心也秦人

七世富強違異周者過半欲盡索其書而棄之遂
 至於六經俱被其禍欲盡取其未泯於人心者而
 絕之遂至於諸儒並蒙其慘吁天其憤秦乎奮七
 世之業以一天下天非不眷秦肆一己之暴以殘
 天下天非實眷秦使天更存秦祚數十年老生盡
 死屋壁頽壞編之殘者日已散簡之蠹者日已腐
 吾之生民俛俛然游於鬼魅之鄉而後之人主亦
 將茫茫然視天下如理亂絲而莫得其緒嗚呼天
 之奪秦之速也其愛惜六經之心乎焚坑之灰冷
 矣挾書之法禁矣薰師老儒駸駸乎淪沒於世矣
 山巖屋壁之藏幾於廢壞而無傳矣天實懼之扶

漢之興擠秦之亡天意有在也矣先王經籍之傳
 又將收拾於赤帝之子孫矣吁秦不禍六經天未
 亡秦如此其亟也秦之禍經其自禍邪其經禍邪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七年始皇亡才得一年陳吳負起秦人只
 是私意壞經不識六經道理便要焚之所以高祖為泗上亭長不五載
 而成
 印業

漢世傳經之人

魯高堂生傳士禮一十七篇今儀禮是也後
 又出於魯淹中

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後又出於孔壁
 皆科斗文字

顏芝孝經十八章秦焚書孝經為芝所藏漢初
 子正出之後河間獻於朝

樂人竇公年百八十獻樂書乃大司樂章文帝時
 獻之後周禮出河間武帝時

之獻

伏勝口傳尚書二十八篇

秦帝時勝於屋壁藏書後失其傳惟口授二十八篇於晁錯

后蒼曲臺雜記九篇

后氏說數萬言號曰曲臺記小戴受之今小戴禮是也

女子李氏周禮五篇

武帝時出於河間失其冬官求以千金不得

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

文帝時

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上之武帝後承詔作傳至宣帝時河間女子得泰誓一篇於壁中或云掘

河內女子泰誓一篇說卦一篇

宣帝時河間女子得泰誓一篇於壁中或云掘

地或云掘老子壁皆張霸偽書時孔壁古文遺成蠹入中祕不得見故張霸偽書得行於世說卦一篇與虞翻于寶本同異韓康伯分爲序卦雜卦二篇亦何疑其是非

二戴

記宣帝時大戴禮圖爲八十五篇小戴則爲四十五篇馬融又並以明堂位樂記月令三篇爲四十九篇行於世

費氏古文易

即今易書也

傳經之人甚多如詩有齊魯韓書有歐陽大小

夏侯易則有施孟梁丘京氏春秋則有公穀鄒

夾之學此所以至今行於世已上乃民間諸

侯相傳授者

朝廷立五經博士

文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至武帝建元五年始罷傳記立五經而已

漢初書惟有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

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

易穀梁春秋至元帝時復立京氏易至平帝時復

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皆立官後又廢

世祖中興

易惟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

毛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要之朝廷

一頃藏之中祕者世莫得見民間所傳又不一惟朝廷立之學官天下方得肄習以定決科射策說曰漢法六經惟立學官然後開弟子員設射策科今之六經惟二戴禮於宣帝時先立學官然後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至馬融而後足其書左氏春秋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後立傳又廢至和帝乃立周禮新莽已立中興又廢易漢世惟施孟梁丘京氏立於學官民間又有高費二易劉向以此中古易較之惟費氏與中古易同然不得立於學官書惟伏生二十八篇與偽泰誓行於世至東晉得之而後出此西漢未知有古六經之意也惟陳存中

漢制參稽六經論發得此意甚出如曰張霸百兩

篇書后氏曲臺禮趙賓小數書易得與孔壁所藏

互相錯雜而韓嬰內外傳詩又與齊魯殊終漢之

世不得旌別而淑慝之而隸之學官施孟梁丘易

古文費氏未立學官公羊穀梁春秋左氏至平帝立又廢至和帝乃立之歐陽大小夏侯書

孔傳至東晉時始出安國將獻以巫蠱難故不顯而劉向校書始

得其所謂左氏而好之夫子刪定為百王法漢之

君臣皆不得見又將何以講明乎雖表章以後殘

編斷簡稍稍益出而當時諸儒不能為之辨明訛

以傳訛莫或釐正遂至朝綱不立國史失書而興

服有志迄東都而後論定豈六籍誤之邪後之君

臣銳意復古而不能詳考真偽故其所依據者皆非也凡輿服志所載如車輿弁冕之制所謂采周官禮記及尚書以爲之裁酌者皆永平以後之事此惓惓於漢者所以不足乎其前之歎也夫周之禮樂庶事備具其詳見於周官而漢之博士獨不肄習雖有學者亦不甚顯則漢固未知有古六經又安知有制度邪故鄭斯立批陳存中論云事多意多蓋欲闡發出西漢未知有古六經之意用事不得不多讀盡六經論策何嘗見此等議論今不復重述其意但爲之圖以序其後

序曰六經厄秦殘編斷簡口授壁藏遺文僅見是

以禮籍無傳曲臺撰述樂書淪沒河間采獻科斗

古文遭難不傳泰誓僞書公行射策書李氏五篇

幸存於世考工有記強足周官周禮易托卜筮爻繫

俱全說卦一篇曷傳女子詩因歌頌篇次無關

由庚六義豈得無辭詩解經比事體制不同筆錄

口傳煩省亦異道之與貌制而爲儀委曲三千古

人所重或東都而論定或晉室而書顯或至於唐

而後篇第字義始得其倫理甚矣厄於秦之易而

出於漢之難也詳而考之漢家宗屬有功名教獻

古文採羣書案真僞皆宗屬之懿親也故吾表而

出之作爲漢儒傳授六經圖

易象

楊何立博士 宣帝立施孟梁丘 元帝立京氏 費氏易行於民間 劉向校四

尚書

漢初立歐陽 宣帝立大小夏侯 平帝立古文尚書偽本 孔氏傳至東晉始立學官或云齊立

毛詩

漢文帝時齊魯毛韓並立學官 毛平帝立 文帝則博士立於文帝時矣

春秋

景武立公羊博士 宣帝立穀梁 劉向校秘書 得左氏好之 平帝立左氏又廢

禮記

石蒼曲臺雜記立博士 宣帝立大小戴氏 光武立嚴顏二博士嚴顏乃

周禮

出民間入祕府 成帝時劉歆校祕府得而好之 王莽立博士後廢 唐有周禮生徒而無周禮學官

儀禮

出於高堂生魯淹中河間 王獻之晉魏稍行於世

九師說

六經古文辨

古文之體不一漢儒 總謂之科斗非也

孔子六經

孟易 孔書 毛詩 禮 周禮 左氏春秋 論語 孝經

龍書

大昊作 穗書 神農古文

垂雲

黃帝 鳥跡 黃帝時 蒼頡作

鸞鳳

少昊

科斗

高辛 龜書 文 鐘鼎 夏后 蕪葉 商時 務 魚書 文王 象形 周太

迴鸞書虎書

文王時 史佚作 填象墳書 周燹氏作 此二書

古文之別十有三而科斗者特水蟲也古文之體不一漢儒總謂之科斗今之所謂古文者有上古之文科斗之類是也有中古之文史籀大篆是也有隸古之文孔安國以隸存古是也皆謂之古文易之興也有施孟梁丘許慎以孟氏得古文之正

考之劉向則以三家脫去悔亡无咎之語獨取費氏得古文之正今之易行於世費氏易也要之孟氏費氏皆中古之文非上古之文也易以上筆故秦不焚書之出也以古文孔安國以隸存古寫之竹簡故曰隸古至明皇不好隸古書改古文之文從今之文謂之古文尚書要之孔氏古文以隸存古亦非上古之文也禮經得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餘篇河間王獻之劉向校其書著為別錄而其文不同矣禮雜出故至於詩則毛韓二家得古文之正如逯迺郁夷之類噫嘻綠衣之文皆非諸家所能及也春秋惟左氏得古文之正如郭公之闕文仍叔之異文亦

皆非諸家所能及也古今之文相揉漢世已然不特今也故許慎說文和帝時用隸書為正皆不合孔氏古文至有以李斯蒼頡篇為蒼頡之書者有以秦之時蟲書為科斗之書者況責之以六經之文乎許慎氏亦不識古文晉太康中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萬餘言古文亦有數種其一篇論楚事最為工妙時人多好之

六經字音辨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也而載於國風之詩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

棄如如之聲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聲
 音之不齊雖聖賢有所不免而況欲以一音而盡
 律古今天下之言語乎此六經音辨之所由作也
 六經之言有出於方言古今不變者贖刑之贖音樹
兩音犯廟 贖音樹 北方之音也徐逆 至今河朔人謂贖為樹音樹
諱一音樹 吳之音也至今吳人謂罷為擺瘍醫之祝藥云祝
音祝 鄭康成謂祝為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祝為注
 尚書秦之官名也今謂之尚書以尚為常秦音也
 至今秦人謂尚為常此聲音之異雖古今不變也
 有古文無反切而平反皆通用者古文字少率多
 假借音無反切而平仄皆通用如卿雲之為慶雲

咎繇之為皐陶之類字皆平仄不同也有古文不
 通今多緣字以起義者如公羊說會為最暨為暨暨
 及猶汲汲之類孟子謂仁者人也禮記謂禮者體
 也義者宜也如此類甚多蓋上世之書無文字可
 傳但口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過幾本此
 文所以不通乎古也有隨方訓釋取舍不同者土
 音不同而訓詁亦異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於重
 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是以熊安
 生本朔人則多用北音孔穎達取皇熊 陸德明本吳人
 則多從吳音鄭康成本齊人則多收齊音若夫楚
 音以來為黎陸氏之音衛也亦以來為黎楚音以

野為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為汝則非也故鄭
 注經字有不安有曰當作當為之語有曰讀作讀
 如之語而不敢輕改聖賢之字揚雄作方言曰秦
 晉之近齊之徂魯之適均為往之義也齊魯之允
 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為信之義也如此則
 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諸儒著述訓釋圖

易

費直學 王弼註六十四卦 韓康伯註
繫辭 邢昺註雜卦 明彖以下乃王弼作

書

出於孔壁 孔安國傳
孔穎達作正義 五經

詩

魯毛公學 毛萇傳
鄭康成箋漢末人

衛宏序

東漢人 有
鄭註無鄭箋

春秋

左氏傳杜
預註晉人

禮記

戴記 小戴

鄭 司農眾

大夫興

鄭康成集二家說

為註註下無名及元謂語皆康成也

周禮

鄭註

杜子春 賈公彥作周禮
儀禮正義儀禮亦鄭註

六經註疏辨

鄭孔之得失

註 鄭康成用功於六經深矣而後世獨取周禮
 禮記毛詩何也鄭嘗註書矣而為偽泰誓作註不見古文
 此所以見廢鄭嘗註易矣以重卦出於神農而學
 者不之信也大抵鄭氏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故
 先註禮而後箋詩至於訓詁又欲以一一求合於

周禮此其所以失也如註定之方中駮牝三千則
 學天子之制十有二閑如註采芑其車三千則舉
 司馬法兵車之數如註甫曰歲取十千則舉井田
 一成之制如註械櫜六師及之則曰殷末之制未
 有周禮如此之類則束縛大過不知詩人一時之
 言不可一一牽合也康成長於禮以禮言詩過矣
 若夫鄭之註周官以涇渭為二水職方氏至箋公劉詩
 則以芮鞠為水內芮一作汭禹貢有渭汭之文渭注也註禮記以維申及
 甫為仲山甫泮宮謂頒教政之宮至箋詩則以甫
 侯為呂侯非仲山甫類宮為學宮出於一人而為二說蓋
 由註禮之時未見毛詩箋詩之時註禮已行不可

追改箋詩之時方悟註禮之失安知他日不悟箋

詩之失乎

之說本不同鄭氏云當註坊記得盧君之說未見毛詩及見詩而記之註已行不可改

疏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與馬嘉
 運等參議恐止於禮記毛詩取鄭於尚書取孔傳於
 易取王弼於左氏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
 始廢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為義疏其後永
 徽中賈公彥始作儀禮周禮義疏本朝真宗又詔
 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
 義疏始備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曰自唐太宗
 詔名儒定九經正義邇年以來著為定論不本正
 義者為異說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

書以相雜亂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賜詔諸巨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爲益最大使歐陽刪定正義必有大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番禺人舊日爲三山教時林少穎爲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橐飴略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

與表而出之予亦曰知之爲知之三百篇之所以爲可言也不知爲不知由庚華黍略之可也必欲強說則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一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

讀詩易法

乾第一爻 關雎第一句

淵乎詩易之爲書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以口舌求訓詁盡也且如乾之初九第一句曰潛龍勿用是乾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音之內天地人垂之外其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干

萬計也皆乾之初九爻所統攝也如必曰潛龍然後可以象乾之初九他無預焉未可以語易也詩三百篇第一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興在鴛鴦則鴛鴦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鳴鳩則鳴鳩在桑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黃鳥在桑扈則緜蠻黃鳥交交桑扈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故舉詩易第一句以明之

讀詩書春秋法

魯頌秦誓

唐陸龜蒙曰六經之中有經有史區而別之禮詩易爲經書與春秋爲史爾史何假必視孟堅子長然後謂之史由是觀之溫習者事跡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試以秦誓魯頌言之有或問者曰魯僖公秦穆公之賢孰與齊桓晉文彼必曰不如也詩有魯頌即春秋所書之僖公也書有秦誓即春秋所書之穆公也二公列在春秋仰視桓文殆不可及至附麗於詩書則盛德洪業炳炳焉與禹湯文武成康宣揚其光何邪大抵溫習者事跡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魯之頌秦之誓幸而得見

於詩書學者自少小讀之入於其耳著於其心其
功烈與詩書相表裏豈非魯僖秦穆之幸歟

六經與論總文

後學 成德 校訂

